

李贺集

云烟绵联

不足为其态也

水之迢迢

不足为其情也

春之盎盎

不足为其和也

秋之明洁

不足为其格也

风樯阵马

不足为其勇也

瓦棺篆鼎

不足为其古也

时花美女

不足为其色也

荒国陲殿 梗莽邱壘

不足为其恨怨悲愁也

鲸呿鳌掷

牛鬼蛇神

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

盖离骚之苗裔

理虽不及

辞或过之

唐 杜牧《李贺集序》

王友胜 李德辉 / 校注

岳麓书社

李
贺
集

王友胜 李德辉 / 校注

岳 麓 书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贺集/王友胜,李德辉校注. —长沙:岳麓书社,
2002

ISBN 7-80665-235-3

I. 李... II. ①王...②李... III. ①唐诗-注
释 ②李贺(790~816)-唐诗-文学研究 IV.
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6465 号

责任编辑 杨云辉

封面设计 蔡 晟

李 贺 集

王友胜 李德辉 校注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河西新民路 10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长沙市宏发印刷厂印刷

200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6.25

字数:402 千字 印数:1—5,000

ISBN7-80665-235-3

1·574 定价:2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长沙市芙蓉中路造化塘 29 号 邮编:410007

本社邮购电话:0731-8885616 邮编:410006

关于李贺及其诗

在中唐后期韩孟、元白、刘柳等大家竞相辉映，群芳斗艳的诗坛，李贺以其横溢奇才，恣纵其间，诗风冷艳凄美，独具一格，引起了时人的震惊与瞩目，赢得了历代无数读者的喜爱与青睐。他才华横溢而英年不永，人们无不为之扼腕叹息。在常人看来，李贺的生命是短暂的，如同夜空的一颗流星，又似一朵刚刚绽放却很快就凋谢的花朵，人们尚未来得及品赏其香艳便永远与之告别；然而李贺又是永恒的，他苦心孤诣创作的 240 余首诗歌，因其虚幻怪诞的意象，幽冷凄艳的色彩，神奇鬼怪的气氛为后人构织了一个朦胧神秘的世界，让人陶醉，令人向往，引人无穷的探索欲望。

李贺字长吉，尝自称“陇西长吉”，“成纪人”^①，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出生于河南府福昌县（今河南省宜阳县）的昌谷^②，卒于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享年二十七岁，是中唐诗坛一位年少才高而英年

① 按唐之李姓者中，与王室同族者，均以陇西为郡望。

② 关于李贺的生年，清人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陈沆《诗比兴笺》主贞元七年（791）说，姚文燮《昌谷诗注》主建中二年（781）说，今人于必昌《李贺生卒年新证》（载《文学评论丛刊》第七辑）主贞元九年（793）说，似皆无据。今依朱自清《李贺年谱》，以李贺生于贞元六年（790）为是。

早逝的青年诗人。他是唐高祖李渊的叔父大郑王李亮之后^①，其《金铜仙人辞汉歌序》自豪地称自己是“唐诸王孙李长吉”，杜牧所撰的《李贺集序》^②也承认李贺乃“唐皇诸孙”。不过，这位唐宗室的后裔却并没有沾到朝廷的光，因为他上距大郑王李亮将近二百年，与皇族的关系亦很疏远，只是属于旁支远裔的宗亲之家。据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十载，李贺的父亲李晋肃早年与大诗人杜甫有交情，杜甫于大历三年(768)有《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晋肃入蜀余下沔鄂》诗。尝在边疆做过小官，又据崔教《邵伯祠碑记》载^③，他还于贞元九年(793)担任过陕县县令，但均为卑微的官职。父亲在世时，经济状况还较为富裕，家里雇着“越佣”、婢女与“巴童”(即李商隐《李贺小传》所云“小奚奴”)；父亲去世后，家里只剩下寡母郑氏和一姊一弟与他相依为命。据李商隐《李贺小传》知，李贺的姐姐嫁给王姓人家^④，她常常念及李贺生前的情况，但李贺却没有提到过姐姐的事情。李贺与弟弟的感情倒是很好，诗中常叙及兄弟情谊。诗人自幼与巴童相处，并无主仆之分。其《送韦仁实兄弟入关》诗中说：“我在山上舍，一亩蒿烧田。夜雨叫租吏，春声暗交关。”可见他与他的家庭生活已十分地寒素孤寂，甚至受到过催租之苦。

李贺的童年与少年在家乡昌谷度过，这是一个风景优美、交通较为便利的地方。受此熏染，李贺聪慧早熟，少年能写诗作文。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十载：“贺年七岁，以长短之歌名动京师。”大文豪韩愈、皇甫湜闻讯奇之，遂“连骑造门”，贺当面赋《高轩过》，“二公大惊”，“亲为束发”。这则故事后被采入《新唐书·李贺传》及《唐才子传

① 据朱自清《李贺年谱》考证，唐宗室封郑王者有二人：一为高祖从父郑孝王(李)亮，隋时为海州刺史，武德初进封郑王，称大郑王；一为高祖第十三子郑王(李)元懿，贞观十年(636)改封郑王，称小郑王。

② 杜牧此序一作《李长吉歌诗叙》，此从明翻宋刻本《樊川文集》杜牧此文。

③ 载《全唐文》卷五四六。

④ 此王姓人家，冯浩《樊南文集详注》卷八疑即李贺友人王参元。

·李贺传》等书,但早就有人指出此说纯属虚构。该诗题云:“韩员外愈,皇甫侍御湜”,而是年(796)愈 29 岁,未为员外,湜仅 20 岁,亦尚未擢进士,更没有做侍御,此时,在文坛声望也不算大,与诗中“文章巨公”之称未允。再者,诗有“秋蓬”、“死草”、“垂翅”等词,亦不当出于七岁孩童之手。韩愈、皇甫湜有机会同访李贺只有元和四年(809),此时韩愈改任都官员外郎,皇甫湜任监察御史,同到东都洛阳巡视。故朱自清《李贺年谱》系此诗于 20 岁(元和四年)下,似可信从。尽管这段材料不可靠,但也至少说明李贺是一位早慧的作家,否则,离他去世后不久的王定保是不会无端杜撰的,这表明晚唐五代时期已在流传李贺早慧的故事。陈寅恪说:“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① 陈氏的这一表述对《唐摭言》有关李贺的记载也是适用的。李贺十五岁左右时乐府诗就写得相当好,《新唐书·李益传》说李益“贞元末,名与宗人贺相埒”。按李益(生于天宝七年)比李贺要年长四十多岁,贞元末(804)时李益 57 岁而李贺才 15 岁,少年李贺恐怕难以与他的同宗长辈诗名相埒,这一记载也同样只能视作李贺少年早慧的表现。

李贺青少年时代不仅聪颖早慧,而且还勤奋好学。他写诗不愿闭门觅句,而喜欢到外面的世界中寻求诗的灵感。李商隐《李贺小传》云:

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始已耳!”上灯,与食。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

早于李贺一百四十年的唐代另一位也只活了二十七岁的诗人王勃撰

^①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 248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写文章时却与李贺走的是一条迥然不同的创作道路。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二载：“王勃每为碑颂，先墨磨数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笔书之，初不窜点，时人谓之腹稿。”无独有偶，宋代诗人陈师道创作时也“以被蒙首，恶闻人声”，“家人知之，即猫犬皆逐去，婴儿稚子亦抱寄邻家”。被黄庭坚戏称为“闭门觅句陈无己”^①，王勃、陈师道尤其是二十七岁前的陈师道，创作成就不如李贺，从其创作道路可找到部分原因。

李贺十八岁时，从家乡昌谷来到东都洛阳，想寻找进身的机会，恰好韩愈此时正以国子博士的身份分司东都。唐代行卷之风颇浓，李贺自然也乘机携其得意之作拜谒他。关于当时的情景，张固《幽闲鼓吹》里有生动的描述：“李贺以歌诗谒韩吏部，吏部时为国子博士分司，送客归，极困。门人呈卷，解带旋读之。首篇《雁门太守行》曰：‘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即缓带，命邀之。”可见是很受这位文坛明星赏识的。在此之后，李贺有过一段南游的经历^②，从而创作了不少描写南方风光的诗篇。“他从家乡出发，南行过襄阳，又南过石城（今湖北钟祥），又南到过江陵及洞庭一带，向东到过金陵，东南到过吴兴，又东南到过钱塘（属杭州）”，“又东南到过会稽（今浙江绍兴）一带。”^③

李贺二十一岁时参加了河南府试，其诗集中著名的组诗《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辞并闰月》就是在考场上写的，由于试题中有“并闰月”三字，多出一月，又未言闰何月，故难度较大。尽管如此，李贺还是写得很出色，从而被推选“应进士举”——唐代新兴的一种令官僚文人颇

① 分别见叶梦得《石林诗话》及黄庭坚《病起荆江亭即事》。

② 关于李贺南游的时间，朱自清《李贺年谱》认为在李贺入京作奉礼郎之前，孙望《漫谈李贺及其与韩愈的关系》认为是在李贺到洛阳应河南府试之前，钱仲联《李贺年谱会笺》则定在元和二年（807）李贺十八岁时。

③ 孙望《漫谈李贺及其与韩愈的关系》，《蜗叟杂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感艳羡的科举考试。李贺于当年冬天到达京城长安,准备参加来年二月礼部举行的考试。李贺少年才高,诗思敏捷,英气勃发,兼之又有韩愈、皇甫湜等文坛大家为之揄扬,本可取得科名,进而跻身仕途的。然天有不测风云,结果遭到“争名者”的诽谤^①。唐代应试,遇试题中有尊长的名讳时,叫“文字不便”,只好“托病下将息状”(请病假),否则就要背上不孝的骂名。李贺父亲名叫李晋肃,“晋”与进士的“进”同音,于是嫉恨者以此为口实,攻击李贺不能参加考试,韩愈为此撰写了《讳辩》的反驳文章,替李贺辩护说:“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能为人乎!”然由于当时的社会舆论太强大,韩愈的辩解未奏效,李贺终究未进考场,被迫放弃了由科举仕进的道路,内心无限痛苦,极度失望地回到家乡昌谷。“雪下桂花稀,啼乌被弹归。”这是他在《出城》一诗中自叙返乡时怅惘的心情,以后又在《咏怀二首》其一中以任茂陵令(管理武帝陵园)的司马相如自况,表达被迫闲居的苦闷抑郁。

元和六年(811)春,李贺再次来到京城,以其皇孙的身份,因“荫恩”任太常寺奉礼郎。这是一个官阶从九品上,职掌宗庙君臣版位,祭祀跪拜仪式,事务繁琐的小官,对于才气过人,抱负远大而又傲岸自尊的李贺来说,当然不屑于做这种侍候逢迎的小事,其《赠陈商》诗说:“风雪直斋坛,墨组贯铜绶。臣妾气态间,唯欲承箕帚。天眼何时开?古剑庸一吼。”可是李贺过这种卑躬屈膝的生活快三年了,“天眼”终究未开,无任何升迁的可能。他虽经常出入贵族的盛宴,可那不过是一名娱宾遣兴的陪客而已,他们欣赏的只是李贺的诗才。元和八年(813)春,他便“还车载病身”(《出城寄权璩杨敬之》),再度也永远地告别长安,辞官东归。李贺在长安三年居官期间,写下了《李

^① 按阻碍李贺应试的人,唐康骕《剧谈录》说是元稹。方崧卿《韩集举正》、岑仲勉《唐史餘渚》卷三“李贺与元稹”条及朱自清的《李贺年谱》均力驳其误。

凭箜篌引》、《听颖师弹琴歌》、《浩歌》、《致酒行》、《老夫采玉歌》、《送沈亚之歌》、《赠陈商》等杰作。另一首名作《金铜仙人辞汉歌》很可能是他离开长安东归时所撰。

李贺返回昌谷住了一年多,由于衣食所迫,他的弟弟外出谋生,他本人也于元和九年(814)秋前往潞州(今山西长治县)投靠友人、韩愈的侄婿张彻。张彻时任职潞州幕府,李贺自然也是寄人篱下,心情较为沉闷,加上他本来就瘦弱多病,李商隐《李贺小传》载“长吉细瘦,通眉(按即双眉紧连),长指爪”,可见是一副弱不禁风的病态样,所以不久就病倒了,其《潞州张大宅病酒遇江使寄上十四兄》有云:“病客眠清晓,疏桐坠绿鲜。……旅酒侵愁肺,离歌绕懦弦。诗封两条泪,露折一枝兰。”可见他的病已相当严重,甚至预感到已不久于人世。三年后,李贺带着一颗破碎的心从潞州回到昌谷,由于病情转笃,不久就死于家中,卒年二十七岁。

关于李贺病逝时的情形,李商隐《李贺小传》据李贺的姐姐所述,记载了这样一则传说:

长吉将死时,忽昼见一绯衣人,驾赤虬,持一板,书若太古篆或霹雳石文者,云当召长吉。长吉了不能读,歛下榻叩头,言阿婆老且病,贺不愿去。绯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长吉独泣,边人尽见之。少之,长吉气绝。常所居窗中,勃勃有烟气,闻行车嚙管之声。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欢五斗黍许时,长吉竟死。

无独有偶,李贺死后,张读《宣室志》也记贺母梦见李贺前来禀告自己在仙界的情况说:

上帝,神仙之君也。近者迁都于月宫,构新宫,命曰“白瑶”,以某荣于词,故召某与文士数辈,共为新宫记。帝又作凝虚殿,使某辈纂乐章。今为神仙中人,甚乐。愿夫人无以为念。

李贺是位极富诗才而又遭遇不幸、年命不永的人,他挣扎于下僚,困苦于生活,以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没有显赫的功名。人们关于他有

许多神奇的传说,以上所记自然也有虚构的成份,并非真有其事,但从一个新的侧面反映了后人对李贺诗才与文名的认同,以及希望李贺在来世施展才华以补救生前不得志于世之遗憾的心理。李贺其人其诗超常的奇异性,是这一传说生成的文化机制。

二

李贺的人生是短暂的,但他呕心沥血、惨淡经营创作的不朽诗作却坚实地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无论从创作个性的鲜明,写作技艺的独特,还是从对后世的影响而言,李贺毫无疑问都是一位极其优秀的诗人。中国诗歌史上任何一位诗人二十七岁以前的作品都无法与李贺的诗歌媲美。然而李贺在世时受到的评价并非整齐划一,有人敬重他,延誉他,也有人嫉恨他,排挤他;后人对其诗也褒贬毁誉,莫衷一是。就其诗歌内容而言,有人将其比美于杜甫,誉为“唐《春秋》”,也有人说他“多属意花草蜂蝶之间”,除了“描写肉欲与色情以外,内容是什么也没有的”。我们认为,两说均有失武断、偏颇。大致说来,李贺诗歌的题材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反映怀才不遇的作品,在李贺诗集中占有较大的份量,是李贺诗内容的重要方面,代表作有《浩歌》、《秋来》、《开愁歌》、《致酒行》、《赠陈商》、《长歌续短歌》、《送沈亚之歌》、《咏怀二首》其一、《感讽六首》其四、《南园十三首》其六、其七及《马诗二十三首》等。李贺的诗歌创作主要在唐宪宗一朝,此时的唐王朝从整体上说,正处于由盛转衰,而又在安史之乱后一度中兴的特殊时期。一方面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土地兼并、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成为影响国家稳定的最严重的问题;另一方面大批有为之士奋起疾呼,力主改革,企图扭转衰退的局势。青年李贺自然也希望有所作为,“一朝沟陇出,看取拂云飞”,“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①然而他的诗才没有换

^① 分别见李贺《马诗》二十三首其十五,《南园十三首》其五。

来科名，相反还成了阻碍其仕进的“绊脚石”，兼之门衰祚薄、父亲早亡等原因，李贺仅做过奉礼郎的微职，这与他的理想、志向相距甚远，因而诗中看不到理想的光芒，往往带有阴暗低沉的消极色彩。困居长安时所撰的《致酒行》即表达了他不遇于时的落寞心情，洋溢着一种抑塞磊落之气：

零落栖迟一杯酒，主人奉觞客长寿。主父西游困不归，家人
折断门前柳。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

这是李贺集中较少的一首应酬之作，所引几句以变泰发迹前西汉主父偃，唐初马周自况。主父偃西入关，抑郁不得志，资用匮乏，屡遭白眼；马周少孤家贫，客新丰颇受逆旅主人的冷遇，作者藉此表达自己的牢骚、感慨与湮抑愤闷。在《浩歌》中诗人同样表达了“无人识”的怨愤，“不须浪饮丁都护，世上英雄本无主”，但接着又说“买丝绣作平原君，有酒唯浇赵州土”，思慕战国时礼贤下士，重视人才的平原君赵胜，感慨世无知音。以上二诗借古抒怀，《浩歌》、《开愁歌》则是直抒胸臆。《浩歌》即放歌，一望诗题即知其奔放出之的抒情方式；《开愁歌》中，诗人愁苦愤闷的情怀，有如决堤而出的洪水，汹涌奔流：

秋风吹地百草干，华容碧影生晚寒。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
愁谢如枯兰。衣如飞鹑马如狗，临岐击剑生铜吼。旗亭下马解
秋衣，请贳宜阳一壶酒。壶中唤天云不开，白昼万里闲凄迷。主
人劝我养心骨，莫受俗物相填斲。

诗先言“不得意”，“愁谢如枯兰”，开门见山，次叙自己衣衫褴褛，坐骑瘦小，以明贫寒之状，再写“临岐击剑”，“解衣换酒”，“壶中唤天”等动作表达自己难以自拔的痛苦心情，最后以店主劝慰，点醒题旨，深化愤世思想。

第二，李贺诗集中思想性最强，最具社会意义的是那些揭露时弊，反映民生疾苦的诗歌。清人姚文燮《昌谷诗注自序》说：“其命辞、命意、命题，皆深刺当世之弊，切中当世之隐。”话虽说得过了头，但这在李贺诗集中不是不存在的。

首先,李贺敢于将犀利的笔锋指向封建最高统治者唐宪宗李纯。李贺虽然无限向往,经常描写神鬼世界,但对宪宗迷信神仙,热衷服丹,妄求长生,不理朝政的荒唐行为却给予尖锐的批判与讽刺。他用十分理智的口吻否定神仙的存在与神龟的滑稽,“神君何在?太一安有”,“背有八卦称神仙,邪鳞顽甲滑腥涎”^①,又挖苦历史上企图靠“服黄金,吞白玉”求长生的秦皇汉武,“谁是任公子,云中骑碧驴?刘彻茂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锤碎千年日长白,孝武秦皇听不得”^②。作者的真实意图乃借古讽今,批判宪宗皇帝“好神仙,求方士”,竟至委任方士为台州刺史 of 愚妄无知的行为。《金铜仙人辞汉歌》一诗,姚文燮《昌谷诗注》卷二也认为是讥讽宪宗求仙的。《马诗》的最后一首“武帝爱神仙,烧金得紫烟。厩中皆肉马,不解上青天”,也属同类之作。

其次,诗人对拥兵自重,对抗朝廷,欺压百姓的藩镇深恶痛绝,将其比作吃人的猛虎。其《猛虎行》云:

长戈莫春,强弩莫抨。乳孙哺子,教得生狞。举头为城,掉尾为旌。东海黄公,愁见夜行。道逢驺虞,牛哀不平。何用尺刀?壁上雷鸣!泰山之下,妇人哭声。官家有程,吏不敢听。

诗中说武器精良可没有用来杀虎,致使其纵子为虐;虎躯体庞大,凶恶无比,有制虎之术的东海黄公因年老气衰也怕它,不敢夜行;官家命吏人捕虎,吏人也惧怕而不敢执行,使得妇人因亲人被虎吃掉而哭声不止;志士仁人没有机会为国效力,徒让宝刀悬挂于壁。诗中以凶恶的虎喻指跋扈的藩镇,对其据城而叛残害人民的罪行及朝廷束手无策的窘况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嘲讽。在《公无出门》诗中,作者先描绘出一幅天昏地暗,豺狼遍布的图景,“天迷迷,地密密。熊虺食人魂,雪霜断人骨。嗾犬唁唁相索索,舐掌偏宜佩兰客”,接着写野兽横

① 分别见李贺《苦昼短》、《拂舞歌辞》。

② 分别见李贺《苦昼短》、《官街鼓》。

行、贤良受阻的悲惨处境，“毒虬相视振金环，俊猊猊吐饕涎。鲍焦一世披草眠，颜回廿九鬓毛斑”。诗中“毒虬”、“俊猊”、“猊猊”即指残暴的藩镇郡守而言。

再次，李贺对宦官专权、外戚骄奢这困扰中唐社会发展的两大痼疾，也有揭露与批判。元和四年，藩镇作乱，宪宗发兵讨伐，统军的竟是毫不懂军事的宦官吐突承璀，各路将士颇感耻辱，不听号令，有才能的又无缘效命，致使平叛失败。李贺《吕将军歌》云：

吕将军，骑赤兔。独携大胆出秦门，金粟堆边哭陵树。北方
送气污青天，剑龙夜叫将军闲。将军振袖拂剑铗，玉阙朱城有门
阁。榼榼银龟摇白马，傅粉女郎火旗下。恒山铁骑请金枪，遥闻
箛中花箭香。西郊寒蓬叶如刺，皇天新裁养神骥。厩中高桁排
蹇蹄，饱食青刍饮白水。圆苍低迷盖张地，九州人事皆如此。赤
山秀铤御时英，绿眼将军会天意。

诗中将投闲置散的吕将军与在阵前丑态毕现的“傅粉女郎”宦官进行对比，表达了对吕将军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愤愤不平，揭露了宦官的腐朽、卑怯与无能，批判了封建最高统治者任人唯亲的用人政策。李贺曾在长安生活过，对朝廷皇亲国戚纸醉金迷、穷奢极欲的生活与作威作福、横行霸道的行径十分了解，在《荣华乐》诗中，诗人极写东汉外戚梁骀炙手可热的气焰，“气如虹霓，饮如建瓴，走马夜归叫严更。径穿复道游椒房，龙裘金玦杂花光。玉堂调笑金楼子，台下戏学邯郸倡”；“马如飞，人如水，九卿六官皆望履。将回日月先反掌，欲作江河惟画地”；“三皇后，七贵人，五十校尉二将军。当时飞去逐彩云，化作今日京华春”。类似《吕将军歌》，此诗亦借古讽今，借梁骀虽然显赫荣华，到头来身死家败的结局，喻指唐王朝那些势要权豪、皇亲贵戚，暗示他们那种宴饮无度、恃势作恶的日子也不会长久。

最后，李贺在鞭挞封建社会上层统治者的弊政与黑暗的同时，也对广大的深受压迫的下层劳动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他的这类诗虽不如张王、元白等人写得多，但部分作品所能达到的思想深度并不逊

色于他们,如《老夫采玉歌》便是其中较为出色的代表作:

采玉采玉须水碧,琢作步摇徒好色。老夫饥寒龙为愁,蓝溪水气无清白。夜雨冈头食蓂子,杜鹃口血老夫泪。蓝溪之水厌生人,身死千年恨溪水。斜山柏风雨如啸,泉脚挂绳青袅袅。村寒白屋念娇婴,古台石磴悬肠草。

诗中的采玉老人忍饥挨饿,冒着生命危险,处在恶劣天气下,为了贵族妇女的享乐而被迫在悬崖绝壁下选采深溪中的水碧。全诗环境描写与心理刻画相结合,将采玉老人的劳作艰辛表现得入木三分,比前此韦应物的《采玉行》,其主题更为深化,笔锋更为尖锐。李贺反映民生疾苦的诗还有《感讽五首》其一:

合浦无明珠,龙洲无木奴。足知造化力,不给使君须。越妇未织作,吴蚕始蠕蠕。县官骑马来,狞色虬紫须。怀中一方板,板上数行书。“不因使君怒,焉得诣尔庐?”越妇拜县官:“桑芽今尚小。会待春日晏,丝车方掷掉。”越妇通言语,小姑具黄粱。县官踏飧去,簿吏复登堂。

诗写越妇尚未开始织作,县官、簿吏就相继登堂催逼租税,农民不堪其苦,只得用款待应付贪婪的官吏。诗人先发议论,接下来描写官吏的行为与语言,笔墨简洁传神,详略有致,生动地再现了官吏的凶狠残暴与贪婪无耻,这很容易使读者想到杜甫《石壕吏》那个在村寨到处抓丁的县吏。

第三,对神鬼世界的描写是李贺诗集中最有特色,颇引起后人争议的部分。李贺诗中描写神仙世界的作品有《梦天》、《天上谣》、《帝子歌》、《瑶华乐》、《神仙曲》、《仙人》、《湘妃》、《巫山高》、《兰香神女庙》、《贝宫夫人》等。李贺虽然反对、讽刺帝王求仙,否定神仙的存在,但在这些诗中依然为我们构筑了一个自由美好、没有压迫剥削、没有伦理道德约束、人人平等的理想世界,唐代其它受道教思想影响的诗人在游仙诗中多写对不死永生,轻举飞升的追求,或写人神相恋,仙姝遇合之情,而李贺的这类诗更侧重写摆脱尘世的喧嚣,求得

内心的宁静。如《梦天》：

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玉轮轧露湿团光，鸾珮相逢桂香陌。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

诗写梦游月宫，从仙境俯视人寰的境况，作者将天上仙境的清幽美好、宁静安闲与人间现实时间流逝、景物渺小进行艺术对照，以寄托其对现实的不满及对理想的追求。作者的另一首游仙名作《天上谣》亦在虚构一个尽善尽美的仙境：

天河夜转漂回星，银浦流云学水声。玉宫桂树花未落，仙妾采香垂珮缨。秦妃卷帘北窗晓，窗前植桐青凤小。王子吹笙鹅管长，呼龙耕烟种瑶草。粉霞红绶藕丝裙，青洲步拾兰苕春。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

诗先总括天河绚烂多姿的美景，接下来具体描绘桂树摇曳飘香，秦妃卷帘眺望，神龙耕种瑶草，仙女寻芳拾翠等画面，以仙人活动为主体，以屋宇、花草、龙凤等为陪衬，反映仙界的浪漫、神秘与美好，最后二句回到现实，写人间沧海桑田的变化，更加突出天上时光永驻，红颜不老的可贵。

比较而言，李贺对鬼魂幽冥境界的描写尤为引人注目，在《秋来》、《苏小小墓》、《神弦》、《神弦曲》、《神弦别曲》、《长平箭头歌》、《公无出门》、《南田山中行》等一系列诗中，写鬼魂，写死亡，写黑夜，写寒冷，因而杜牧《李贺集序》评其“鲸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谢榛《四溟诗话》卷四谓李贺诗中的鬼域世界“险怪如夜壑风生，暝岩月堕，时时山精鬼火出焉；苦涩如枯林朔吹，阴崖冻雪，见者靡不惨然”。李贺有鬼诗十余首，被人称为“鬼才”、“鬼仙”、“诗鬼”，其诗中之鬼有如屈原笔下的山鬼、湘夫人等，虽为异物，情亦犹人，“鬼哭”、“鬼唱”、“鬼吊”，鬼是爱与美的体现。李贺诗亦多“鬼”字，如《秋来》“秋坟鬼唱鲍家诗”，《罗浮山人与葛篇》“千岁石床啼鬼工”，《神弦》“呼星召鬼斝杯盘”，《南山田中行》“鬼灯如漆点松花”，《感讽

五首》其三“鬼雨洒秋草”。它如《长平箭头歌》“左魂右魄啼肌瘦”写鬼魂也会因饥饿而消瘦；《感讽五首》其三“漆灯迎新入，幽圻萤扰扰”，写鬼魂与秋坟充满了阴森恐怖的鬼气，让人毛骨悚然。更重要的是，李贺诗歌中那些虚幻荒诞的意象，幽冷艳丽的色彩，奇诡神秘的气氛使读者如临其境，如入迷宫。其《苏小小墓》云：

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珮。油壁车，夕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

作者运用南朝乐府《苏小小歌》诗的素材，化用屈原《九歌·山鬼》中的意境，通过写南朝名妓苏小小悲凄苦闷的幽灵表现失恋者的忧伤。清黎简评此诗“通首幽奇光怪，只纳入结句三字，冷极鬼极。诗到此境，亦奇极无奇者矣”。^①李贺喜欢写鬼诗，用“鬼”字，诗中充满了阴森怪诞的“鬼气”，这在唐代诗人中是最为突出的。他之所以如此偏爱描写“鬼魅世界”，这与他生活孤苦，交游较少，性格内向，感情抑郁，思想苦闷及艺术上过分追求怪僻不无联系，李贺“诗鬼”之称也由此而来。此类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李贺忧患人生，恐惧死亡及功业未就后内心压抑的心理，著名女作家、学者苏雪林在《唐诗概论》中 also 说：“多病的人神经也比较灵敏，视宇宙间一切无不可悲可感，他的思想也就一天一天变得幽僻凄厉，甚至离开了热闹的人境，而跑到凄凉的鬼境，白杨衰草间的古坟，荒烟蔓草中的铜驼，幽圻的漆灯，阴房的鬼火，啼血的杜鹃，黑夜古木上怪笑的怪鸢，纸钱，旋风，神弦曲，血，死，哭，泣，泪，都成了他最爱取的材料，无怪乎作品之鬼气森森了。”

李贺诗集中还有一些写闺情、恋情、宫怨的诗及轻艳的狎妓之作。表现闺情的作品有描写夫妇情深的《后园凿井歌》及少妇怀人的《江楼曲》与《蝴蝶舞》等；写江南少女恋情的有《大堤曲》；宫怨诗中，《官娃歌》反映宫女希望挣脱牢笼，向往自由，《三月过行宫》写宫女青

① 《黎二樵批点黄陶庵评本李长吉集》卷一。

春被埋葬的痛苦。这类诗的特点是形象鲜明生动,意境深邃,感情真挚浓郁,语言通俗浅易,如《蝴蝶舞》“东家蝴蝶西家飞,白骑少年今日归”,语言轻快、朴素,具有民歌风味,充满泥土气息。

当然,也有些写妓女生活的艳情诗,如《花游曲》、《莫愁曲》、《恼公》、《洛姝真珠》、《房中思》、《石城晓》、《河阳歌》、《夜来乐》等诗以欣赏的笔调,写冶游生活与妓女情态,宣传色情与肉欲,显得淫靡轻浮,格调不高,是其诗中的糟粕。晚唐诗人吴融《禅月集序》批评其“下笔不在洞房蛾眉、神仙鬼怪之间,则掷之不顾”。我们在充分肯定李贺诗思想内容的积极意义时,对其不足之处也应当指出。

三

李贺诗歌的题材内容虽然涉及的面比较广,但他毕竟人世未深,对社会本质缺乏深切的认识与感受,兼之性格冷僻,身体多病,故其诗中反映社会问题时无法达到一定的深、广程度,某些诗明显带有感伤低沉的情调与消极颓废的思想。比较而言,李贺诗歌艺术则更为突出,他以诡奇之才从事创作,字字求奇,呕心沥血,因而所作幽美凄恻,惊众绝俗,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中国诗史上可臻一流。

首先,李贺诗歌构思奇妙,出人意表,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李贺在诗歌创作时往往沉醉于内心的体验,其艺术构思时常不受时空、层次和类别的限制,将两件事或两个物直接相联而跳过中间线索,有时两件事或两个事物甚至没有必然的前后逻辑联系,任凭情感、欲望的流露而为诗,有时故意颠倒时间与空间,白天与夜晚,光明与黑暗,令一般作者难以效仿、企及,让一般读者无所适从,匪夷所思。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历来对李贺诗歌的评价往往都离不开一个“奇”字,如张碧说他“奇峭”,张戒说他“瑰奇”,周紫芝说他“语奇而入怪”,晁公武说他“奇诡”,王应麟说他“奇僻”,屠隆说他“奇瑰”、“耽奇”,谢榛说他“奇古”,沈德潜说他“瑰奇”,乔亿说他“奇涩”。杜牧为其诗集作序时,具体而形象地从九个方面阐明了李贺诗歌的艺术特